

# 足迹·领航

## 丹青绘齐鲁 时代新画卷 名家邀请展

主办：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 承办：山东新闻书画院 齐鲁美术馆

由大众日报和山东新闻书画院、齐鲁美术馆共同策划的“足迹·领航——丹青绘齐鲁 时代新画卷名家邀请展”系列创作访谈，目前正在“大众书画”专刊陆续推出，表现山东沿黄河各市风貌的“沿黄”系列创作，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和推动的国家战略。“沿黄”系列邀请画家完成菏泽、济宁、聊城、济南、泰安、德州、淄博、滨州、东营黄河沿岸九市的主题创作，突出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以书画的形式展现黄河新貌，讴歌盛世华章。

# 万里写入胸怀间

### ——“沿黄”系列创作精选(一)



《黄河流水大雁鸣》 吴山石 148cm×68cm



《黄河岸上秋叶红》 吴山石 148cm×68cm



吴山石

1963年生于山东夏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理事，国韵文华书画院画家，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水画艺委会副主任，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国画院副院长，德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魏百勇

1968年生于山东章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民族美术艺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驻会)。曾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并获奖，作品被诸多单位和多家美术馆收藏。



《灵岩寺》 魏百勇 148cm×68cm



《七十二泉名士多》 魏百勇 240cm×120cm

足迹·领航——丹青绘齐鲁 时代新画卷 名家邀请展

(5)

## 蓄古 求知 共赏

### ——从和许承尧的交往看黄宾虹的收藏观

黄宾虹的收藏喜好和他家乡歙县有很大的关系，歙县古称徽州，据《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徽商”一词就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活动于通都大邑如金陵、扬州、杭州、上海等广大江南地区，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财富使徽州商人有实力购入高品位的艺术品，徽州逐渐成为人文荟萃之城，号“东南邹鲁”。

随着明清时期土商关系的变化，商人的自觉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徽州地区出现了大量贾而好儒的商人，这些商人为徽州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新的商人伦理和商人精神逐渐形成。

黄宾虹父辈大多“习商于浙”，尤其是他的父亲，喜欢和“眷宿”交往，喜吟咏，至晚岁尤好挥毫写墨竹。黄宾虹心理机制的形成受父亲的影响甚大，父亲的行为方式也是黄宾虹引以为豪的精神旨归。

从第一次收集汪启淑流散的旧藏古玺印开始，黄宾虹的收藏就正式进入年谱编写者的视野，但从他最初的收藏品类和眼光看，他的收藏活动应当开始于更早，也就是说，收藏是黄宾虹自幼的爱好。他游于扬州时就收藏了四王、八怪三百余轴，这两项收藏奠定了黄宾虹的收藏基调。

黄宾虹和许承尧的关系一直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事实上，他们两位同出江南大儒韬庐先生门下，从青年相识直到1946年许承尧逝世，他们的交流几乎没有中断过。许承尧是黄宾虹为数不多的可以吐露心迹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人格期许。当然，收藏爱好是他们交流的纽带。许承尧先生在去世前不久还专门写文章怀念过黄宾虹，对黄宾虹的学术、绘画、篆书和篆刻作了精当的评价。

黄宾虹对文物收藏有着现实需求，作为典型的徽商后代，他有着极强的商业意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他开设古玩书画店“宙合斋”，还与宣哲共同创建艺术学术社团“贞社”——这是一个关于金石书画的交流鉴赏团体，聚集了一大批收藏家兼鉴赏家。

1913年，黄宾虹帮助古玩商史德匿刊印《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印本》并为之撰序。在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下，“下海经商”的黄宾虹以“重商主义”向旧文人的生存方式告别。

另一面，弃官回乡后的许承尧致力于徽州文物的保护和收藏及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尤其喜爱收藏书画、碑帖、敦煌写经、古籍等，著述颇丰，亦精于鉴赏，成为徽州近代文物收藏大家。

黄宾虹通过文物交流，扩大了自己的朋友

圈，和各领域的学者保持着沟通。在他周围，形成了先后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书画和古玺印为纽带的圈层。同样，在歙县也形成了一个以许承尧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敦煌遗物研究圈层，当时的许多学者都有从许承尧处购得敦煌写经的经历，如叶恭绰就从许承尧处购得一些敦煌写经。由于经常摩挲研究，许承尧辨别魏晋隋唐时代经书真伪的能力非常强，就连罗振玉都自叹弗如。

黄宾虹在主编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的《艺观》杂志时曾希望老友给予支持。作为一个好主编，他不仅要了解敦煌写经的情况，也希望能整理出具有深层次文化热点的稿件，敦煌是一个重大而又热门的话题，他希望许承尧能提供一份所藏珍品及藏品目录和照片。

通过共同鉴赏、研究古代书画名迹，就收藏经验进行相互交流，不断提高理论修养与鉴赏水平等这些与鉴藏相关的活动，黄宾虹和许承尧打开了他们人际交往的窗口。这对于建立他们的学术架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宾虹也最终确立了他在上海鉴藏界的地位并扬名海内外，这与其从事古书画的收藏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

黄宾虹在1932年致许承尧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徽学”的概念，乡邦情怀和故土观念使得两人对徽歙文物都非常重视。徽歙文物是徽学的重要载体，徽学重文字、尚专精，在乾嘉学术中独树一帜，黄宾虹认为徽学对理解中国学问的整体面貌至关重要，因此他把徽州收藏置于徽学之下进行研究。

许承尧在1932年到1936年参与了《安徽丛书》及《歙县志》的编刊，在编撰上述著作时他委托黄宾虹收集资料，黄宾虹也通过许承尧收集

他所需的资料，这些资料无疑也丰富了他们各自的收藏，在交流资料的同时也以各自的藏品回报对方。

黄、许二人一直怀有以文化成就来鼓励民众民族自信心的愿望。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物质文明带来的便利和破坏都深深地刺激着他们，而文化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提升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不仅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从长远来看，还是抚慰民众心灵的良药，毕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国不会一直是弱国。因此建立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也一直在为此默默地做着工作。

如前所述，许承尧是黄宾虹可以吐露心迹的朋友，在和许的交往中，黄宾虹的收藏观往往可以窥见，他主张收藏应蓄物以求知，而不是以追求利益为唯一目的。二人通过文物收藏为史志的编撰找寻参考资料。《歙县志》收入的徽州经济史料十分丰富且大多记载精确，这种高质量著作的背后离不开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文物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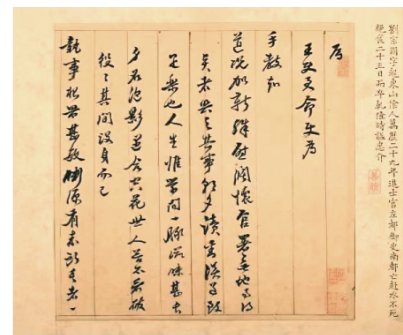
作为徽州的书画家，黄宾虹和许承尧的收藏鉴赏绕不开新安画派，由于接触国际信息较为丰富，黄宾虹开始具有近代的画派意识。他与许承尧两人从南北两地分别搜集、整理新安画派资料，为后人提供了完整、系统的新安画派史料。

黄宾虹和许承尧都不是巨富之人，在文物交流中，他们往往见到了心仪的藏品却因囊中羞涩不得不放手，眼见中国的大量文物外流而无可奈何。为留住文物，他们节衣缩食以求尽量购入，如果实现不了，就设法让自己的学生、好友收藏，以免文物流落国外。

黄宾虹和许承尧对待文物的态度都是希望

能上手把玩，觉得文物一旦进入博物馆就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又都迫切地希望建立公共博物馆，让文物服务民众，提高民族的素质。这种矛盾心理让他们很难作出选择，但是最终，两位还是把毕生收藏的文物几乎全部捐献给博物馆，为这些宝贝找到了最合适的归宿。

(商振铎)



黄宾虹藏刘宗周信札

